

愛情



東北婦女編委會編

目錄

寫在前面

(一)

愛情

方 青 (二)

新婚姻法帶來的喜悅

(七)

陳桂德和楊秀蘭

瀋陽市婦聯
宣傳部 (一〇)

十二兩銀子六塊布

李 襄 (一一)

兩件新親事

蒲 蔚 (一五)

我真正的結婚了

沈毓珂 (二〇)

一個農家的悲喜劇

林 鋼 (二五)

幫助老婆進步……………何彬齋（三〇）

我爭取到了自由結婚……………楊玉勳述
黃光照記 熊活整理（三三）

小兔和大榮的自由婚……………張新（三五）

呂堆花爭得了婚姻自由……………豐平、楊義（三七）

又得到自由了……………鄭德珍說
張玲記（三九）

婚姻法真是救命法……………鄭倫之（四一）

楊翠蘭結婚後的幸福生活……………劉昶（四三）

婚姻法給了我自由……………倩英（四五）

連梨花的婚姻問題是怎樣解決的……………福建省民主
婦聯工作組（四八）

槍斃殺害婦女的罪犯……………王偉（五二）

記高貴縣貫徹婚姻法模範代表大會……………左誦芬（五四）

寫在前面

爲了在大規模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中，幫助各級幹部正確的全面的宣傳婚姻法，在群眾中普遍建立民主和陸、團結互助、勞動生產、愛護子女的幸福家庭，特選擇彙集了各種婚姻問題的敘事，做爲各級幹部學習婚姻法與處理婚姻問題的參考。

東北婦女編委會

一月十日

愛情

方青

(一)

山東省臨沂縣有個村子叫蓋家洞。人們住在兩邊山坡上，當中是一道小水溝。有兩個老頭住在緊對門：王老頭從小就受苦受難，三個兒子餓死了兩個。只剩個大兒子王紀純，十一歲就給地主家扛活。不論颶風下雨，天一亮就得揩着筐下地割草。宋老頭跟前只有一個閨女，叫宋玉英，長的很俊，從小就跟着她爹做豆腐。幹活又挺潑實，像個小伙子一樣。

王紀純揩着筐下地的時候，宋玉英常常端着盆出來倒水。站在門口，眼看着他走遠了，她才「咳」一聲回家去。心裏反來覆去地想着：「窮人什麼時候才能熬到頭呀！」

王紀純有時也偷偷地瞅她一眼，可是每次都碰到宋玉英正瞪着眼使勁看他。王紀純便趕緊扭

過臉來走了。

他倆住的那麼近，天天見面，你心裏有我，我心裏有你，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在一塊兒去談談話。日子一長，兩個老頭都看出年輕人的心事了，湊到一塊兒，一拉扯這個事，兩人都挺投心思。他倆回家又和兒子、閨女一說，兩個年輕人樂得連嘴都閉不上。

一九四五年二月兩人訂了婚。男的十九歲，女的十七歲。當時就選擇了好日子，十月一日結婚。

從這以後，宋玉英就常到王紀純家去。幫助他爺兒倆——他家只有這兩口人——做些針線活兒，推推麥子，烙烙煎餅。也常有這種時候——她提前抽工夫先做好自己家的飯，到做飯的時候就跑到王家去，幫助他們家裏做飯。可是又不好意思在王家吃。一到吃飯的時候，就又跑到自己

家裏來。

就在這一年的六月，八路軍打跑了那裏的日本鬼子，解放了蓋家洞。王紀純和其他十來個青年都參加了八路軍。臨出發的時候——

王紀純說：「咱倆的爹都得靠着您……」因為宋家也是只他父女二人。

宋玉英說：「放心走吧，用不着你操心！」

王紀純說：「十一月的事呢？」

宋玉英說：「十一月……能回來就結，不能回來就過幾年，還那年輕。」

王紀純忙着打日本鬼子，也沒得回家。到八月裡，蘇聯出兵打日本。王紀純這個部隊正開到東北，和蘇聯軍隊聯合起來，打敗了日本鬼子。

正在這時，蓋家洞竄來了一股國民黨軍隊。

宋老頭一看，兵慌馬亂地，到了十一月，就把閨女送到王家去。

(二)

王紀純到了東北，第二年就參加了中國共產

黨。他始終站在解放戰爭的最前線，先後經過幾十次戰鬥，負過兩次傷。後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十月——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後一仗——把左腿的迎門骨打碎了。

在病床上，王紀純忽然想起家來。前三年，光忙着跟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打仗，沒有想到家；火車又不通，想寫封信也寄不走，乾脆也就不想這個事了。現在看到報紙上說：關裏的火車通了，他馬上就想起來——應當給家裏去封信。他雖說從小沒唸過一天書，可是在部隊裏學習的挺好，寫封信連草稿都不打，動筆就寫。問候問候他爹，沒好意思問宋玉英。最後也提到一句——自己受了傷。不幾天就來了回信，宋玉英很關心他的傷，還特別問他是怎樣負的傷。

王紀純的第二封家信，一開頭就說這回事：「那時我就當了排長。正領着全排攻擊敵人一個村莊，我的左腿帶傷了，一步也走不得。可是我並沒有退出戰場，還坐在那裏指揮隊伍繼續前進，勝利地完成了戰鬥任務——佔領了這個村

莊，全部殲滅敵人一個排的兵力，爲這次戰役，全排立了一大功。」

上面這一段話，是他一口氣寫下來的。下面就應該提到他的腿了，他擱下筆，尋思了半天沒有寫。要是照實寫，骨頭打碎了，落了個三等殘廢，家裏一定掛心；再一說，宋玉英知道了，還能像以前那麼對我好嗎？不寫呢，也不行，天長日久誰也瞞不了。想了一會兒，老是覺着不寫清楚對不起家裏人。後來還是照實寫了；信裏又特別安慰他爹，不要掛念。

這一次再接到家裏來信時，王紀純還就心會帶來什麼壞消息。但是他完全想錯了。宋玉英比上一封信更親熱地問候他，鼓勵他，說他的傷是光榮的，在口氣上，王紀純完全體會出來：「她比以前更愛我了！」

(三)

一九四五年過年的時候，國民黨匪軍被打跑了，舊家洞鑼鼓喧天，村民們吹吹打打，給王家

送來了光榮匾。宋玉英的臉一陣陣發燒。當時她這樣想：「這個光榮是他給俺掙來的；俺也得對得起他！」

不久，全村人民在門爭僞村長陳鳳生時，宋玉英領導着婦女站在最頭前，手指着鼻子尖和他講理，數說他仗着日本鬼子的勢力，怎麼坑害婦女。全村的人們都看得出來——她真是好樣的。開完這個會就組織了婦女會，全村婦女公推宋玉英當會長。

正在這個時候，陳鳳生的娘偷偷地跑到王家來，悄悄地跟宋玉英說：「你男人也沒個信，誰知道是死是活；你年輕輕地，可要留個後手兒；又沒和他同房……」

宋玉英理也沒理她。

門爭陳鳳生的半年以後，人民解放軍奉命轉移。蓋家洞竄過來一股子國民黨匪軍，陳鳳生又當了村長，把宋玉英抓去報仇。先問她：

「你男人上哪裏去了？不說就打死你！」

「不知道！」宋玉英非常堅決。

「打！」陳鳳生嘴到手就到。

「……」宋玉英一聲也不哭，也不叫。

「誰叫你當婦女會長？」

「大夥兒選的！」

「打！」

宋玉英一點也不屈服。陳鳳生乾瞪眼沒辦法。

這時候，陳鳳生的娘又來找宋玉英了，把嘴伸到宋玉英的耳朵邊上：「隨了這頭吧！我給你找個合適的人兒；又有錢，又有勢……」

宋玉英理也沒有理她。

兩、三個月以後，人民解放軍回來了，把國民黨匪軍消滅得乾乾淨淨。宋玉英又當了婦女會長，還是站在最頭前，領導全村婦女參加土地改革。鬥倒了陳鳳生，分了地主的地，窮苦人徹底翻了身。宋玉英一想起從前王紀純起早下地割草的情景，不由得自言自語地說：「這可真是熬到頭了！」

一九四九年，宋玉英接到王紀純的信。又關心他的傷口，又感到他立了大功，更加光榮。回想一下從前的苦處，再看一看現在的光榮。確是像王紀純想的那樣——她更加愛他了。

(四)

王紀純養好了傷，住了幾個月的榮軍學校，便分配到松江省的伏爾基河榮軍農場去工作，担任分隊長。乍一來就到山上去拉大木頭，這是個很吃勁的勞動。王紀純不顧自己的傷，事事跑到前面，和隊上的同志們一樣幹活，還得管理行政上的事。他常常是一方面用着勁抬木頭，另一方面還得咬着牙——排除碎骨帶來的痛苦。

他一心無二用，只想到怎麼完成生產任務，從不考慮自己的身體能不能担任這種重勞動。

有一次，他已經很累了，還不肯休息。山上路又滑，他的腿還有病；結果兩輛車上的木頭碰了頭，把他擠在當間兒。又把他右腿的迎門骨撞碎了。同志們要往醫院裏送，可是王紀純反對這

樣做。他提議就在現場治療。他說：「我一時也不想離開隊上的同志們！」

養傷的時候，同志們都想抽工夫來看看他。

可是，每次來時，都變成個臨時的彙報會。王紀純仔細問着分隊工作的情形。然後就針對具體情況，耐心地講自己的意見，用各種比喻，來鼓舞同志們的勞動熱情。後來傷勢比較好些，能拄着雙拐下地的時候，他便跟着車上山去拉木頭了。

給不給家裏寫信呢？——兩條腿都成了殘廢，

用手一摸，骨頭都鼓出來了。勉勉強強還能慢慢走動走動；不用說是跑，緊走兩步都不行。寫信吧，一者老人掛念，二者宋玉英知道了……王紀純又考慮到這一層了。可是不寫又瞞不過去。怎麼辦呢？左思右想，他一下想起上次負傷給家裏寫信的情形，便找到了竅門。於是他詳詳細細，源源本本，寫了挺長一封信——農場的工作多麼重要，工作多麼艱苦，自己工作又是多麼積極，怎麼負的傷……都寫上了。靜等着家裏的來信。

(五)

一九五〇年七月，王紀純到山裏去拉木炭。

回來的時候，同志們都瞅着他笑，就是什麼也不說。他隔玻璃往隊部屋裏一看，有一個老頭和一個年輕的婦女，正和幾個同志在一塊說笑。王紀純以為是同志們的家屬，沒大注意。進屋一看呢，原來是他自己的家屬。他上去就拉起他爹的手，問是怎麼來的。剛說了兩句話，眼睛就溜到宋玉英身上去了。

離開了五年多，乍一見面，自然是說不出有多麼高興來。還有一層呢？他從心坎裏特別感激宋玉英。因為他以前懷疑過宋玉英會變心；現在她跑了五千多里地來到自己的身邊。因此他這個時候感情特別激動，嘴都張開了，心裏還沒有想起來要跟她說什麼。

宋玉英是另一種心情：她感到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以前揸着筐割草的王紀純了。他是戰場上的英雄，是生產中的模範。爲了革命，爲了人民，自己的身子成了殘廢，還不住氣地工作。他，多麼光榮啊！俺可真得好好向他學習，跟着

他一塊進步……這時，她臉上越發光彩，眼睛越發明亮。

現在，王紀純當了伏爾基河榮軍農場第一分

場的指導員，宋玉英正積極學文化，學技術，夫妻倆的生活，說不盡有多麼甜蜜。

（原載五月二十八日東北日報）

新婚姻法帶來的喜悅

自從新婚姻法頒佈以後，在廣大的農村中也引起了很大的變化，舊的、封建的婚姻制度，一天天接近死亡；新的婚姻制度漸漸地在群眾中間紮下了根。承德縣的馮營子村和熱河省其他的農村一樣，掀起了一個貫徹婚姻法的運動。

一、大不相同

如今的馮營子村的婦女們已經不再是馴馴服服由父母安排自己命運的人了，現在不管給那家的姑娘提婚，父母總是說：「我們不管，你去問她自己吧！」在早先，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不但沒有自己找對象的事，就連偶然有個男人看了一眼，臉就要羞的通紅，要是說誰家姑娘有「相好」的，真比罵祖宗三代還厲害，過去她們就是過着這樣婚姻不自主的日子，現在就大不相同了，他（她）們不但一塊勞動還一塊在村劇團裏參加演劇哩！「自由竊象」這件事再沒有人笑話了。

新的婚姻制度是建立在勞動生產、互敬互愛的基礎上，以前給姑娘說婆家總是有錢的，多得彩禮，現在在介紹對像的時候首先要問的就是對方是中貧還是地主、富農出身的；勞動好不好？彼此有了解，結婚時不是哭哭啼啼而是樂樂呵呵的。

二、愛情在共同勞動中成長

馮營子村靠在灤河灣上，村前是一片廣闊的稻田。附近有一個省營農場，農忙時，村中的人都來幫工，姑娘們也和男人一樣熱情地參加挖大渠、挖稻田、蘆苗、拔稗子等工作，在這勞動的過程中，未婚的男女們就有機會來找自己的心上人了。在集體勞動中他（她）們能看出來那個人幹活好、品性好，隨着春耕、夏鋤和秋收，他（她）們的愛情也像韜子一樣在勞動中成長和成熟了。

到了秋後，金黃的谷子收進了倉，村裏就出現了五對婚姻自主的新夫婦。

舊曆十月十六日，在農場的大禮堂中，又有三對新人同時舉行結婚典禮，男的是農場裏的工人，女的是本村的姑娘。開始舉行婚禮的時候，新娘穿着一身嶄新的海軍藍制服，不坐轎，不迎親，大大方方地走進來，村裏的男女老少都喜氣洋洋地趕來看這從來沒有過的新式結婚禮，農場的七間大禮堂擠得滿騰騰地，不顧初冬的寒冷，連門外都站滿了人。新抹的窗台踏壞了，椅子擠倒了，爐子擠翻了，人還是越來越多。

婚禮在民歌聲中開始了，新夫婦們向毛主席的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三個禮，後來，男的就向大家提出婚後一定要更好地幹活，爭取做模範，女的也表示自己婚後要參加勞動，不依靠丈夫生活。在鑼鼓聲中，大夥把新夫婦們送回家去。

參加婚禮的人們，在道上羨慕地說：「這真好！」老年人說：「還是這樣省心。」

#0055

三、引導向美滿的未來

自主結婚的青年男女們，在婚後由於互相的幫助和鼓勵，勞動得更加起勁。年底，全農場評選了三個甲等勞模，其中有兩個是自主結婚的工人；在自主結婚的工人中，還有一個參加了宵模範工人代表會。婦女們在自主結婚以後，都積極參加了識字班學習文化，又合夥養豬、做豆腐，並且抽出一個人到農場去做小工。晚上，丈夫回到家裏，就幫助妻子織麻，女的搓麻繩、納鞋底。她們正準備着明年開春後參加農業生產。

他們新的婚禮，新的家庭生活，在馮營子村起了巨大的影響，父母們不再包辦兒女的婚事了，全村又出現了十六對新夫婦；已經結婚的青年們，受了他（她）們的影響，家庭關係也有了轉變，建立了和睦的新家庭。王芬的奶奶四十五歲了，她感慨說：「我年輕時要趕上這個婚姻法，也不會和那個比我大十七歲的老頭子結婚了。」表白了她對婚姻法的衷心擁護。

（轉載群眾日報）

陳桂德和楊秀蘭

瀋陽市民主婦女聯合會宣傳部

陳桂德是橡膠四廠製幫車間中底組的技術工人，今年二十一歲。生產積極，學習上更是努力，一九四九年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現在還擔任該廠的青年團總支委員會的副書記。和他在一起的楊秀蘭，今年二十歲，是青年團員，又是工會小組長。桂德和秀蘭經常在一起開會、工作、學習，互相間的感情越來越融洽，桂德幫助秀蘭學習文化，互相很關心。桂德常想：要能找到秀蘭這樣的愛人，才真幸福。秀蘭也是默默在想：桂德這人真好，政治上很進步，將來呢，對自己的幫助也很大；倆人在生產上更能齊心合力。就這樣他們之間的愛情在默默中一天天地加深了。

一九五〇年婚姻法頒佈後，桂德尋思：自己和秀蘭的關係應該明確一下。在一個星期日的晚上，桂德就去找秀蘭，決定把自己怎樣愛秀蘭的心裏話講出來；秀蘭呢，也早就想找桂德談談。但當倆個人到一起談話的時候，一時臉也紅心跳，足呆了半天，最後還是秀蘭爽快，只說了一句話：「我們同意了！」

這事叫秀蘭的媽知道了。她媽年紀老，帶着濃厚的封建思想，她總想給女兒找個有錢的丈夫，聽了這件事，她很不高興，還怕人家笑話她女兒：「挺大個姑娘自己找對象」。至於秀蘭的兩個哥哥呢，都和秀蘭的媽一個鼻子孔出氣，還威脅他妹妹說：「你要和桂德訂婚，就別登我們楊家的門。」秀蘭自己在這種封建家庭的壓制下，並沒屈服，她知道婚姻法就是保護婚姻自主的，任何人不能包辦和干

涉。接濟，秀蘭在工廠女工委員會的支持下，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和桂德一起高高興興地到區人民政府辦了婚姻登記。當天晚上，她哥哥一定逼着她離開家，秀蘭一點不含乎，立刻搬到廠子裏去住了。

不久，桂德和秀蘭的幸福家庭建立起來了。桂德幫助秀蘭學習政治，學習文化；秀蘭也有決心早日參加中國共產黨。秀蘭下班回家就幫助婆母幹活兒，一家人真是和氣相親。

桂德和秀蘭的結合，可教育了不少人。廠子裏部分的老年工友也轉變了對婚姻法的糊塗認識，都議論着：「婚姻自由多好，桂德和秀蘭的幸福，都是婚姻法給帶來的。」秀蘭的母親和哥哥看到秀蘭自由結婚，婚後生活很好，便互相臨怨：以前真不該那樣封建頑固，差點斷送了秀蘭一生的幸福。秀蘭的哥哥誠懇地去找秀蘭，當面檢討了自己的封建思想，承認了過去的錯誤。

（轉載瀋陽日報）

十二兩銀子六塊布

……李 襄……

三月天的礦山，風成天的麗。住宅裏的孩子們，白天不能在外邊玩，就跟搗過夜班的大人們，跑到俱樂部，跟着人們看書報，還有的蹭着圓溜溜的小眼睛，蹲在業餘學校的牆角，望着大人們學字兒。有時孩子們瞪着牆外長出老長的綠葉的樹毛子，急的直跳躑躑。

這時一個小嘎拿出留了好幾天的柳樹皮擰的哨，「吱——」地一吹，把正在學文化的工友們都逗笑了。這一笑不要緊，可把小陳急了，他把工人課本一擡：「這些小崽子，哪有事兒，哪到，淨搗

亂！」平常好多嘴的小鐵錘搭上嘴說：「十二兩銀子！你咬草根闖下吧！」這一句話說到小陳的心病上，小陳羞的臉通紅。也不知誰又加上一句：「小陳！好杆幹，別拉班！湊上十二兩好娶過來……」跟着小陳要翻臉，小陳卻喊着「十二兩銀子」一陣風似的跑遠了，小陳連聽大夥念子兒都好像笑話白兒個，一賭氣就走了。

原來，這裏面有段故事——

小陳本是獨身，在偽滿和國民黨時代，是能搗亂的幹將，幹活能泡；溜掌子和催班的鬼子漢奸們，都打心裏頭恨他。後來他因為成天泡蘑菇，就學會了耍錢。從那時起，小陳就成天五個一夥四個一桌的要起錢來。「八一五」以後，來了國民黨，跟小鬼子一個味，小陳該挑皮還是挑皮。

第二年冬天，有一天正趕上小鐵錘和小陳上三班，他兩拿着鎗把，藉着月亮兒往坑口那邊走，離老遠就聽着一個人叫喚着，叫的都不是人聲了。他倆順着事務所一望，見事務所後邊吊着一個人，暗不搭的發亮一照，有些怕人。小陳知道一準又是王把頭幹的事兒，因為小陳也吃過這個苦頭。在頭兩月前，小陳在坑裏叫王把頭偷一鎗把，他就在南四片下山用塊石頭偷着碰王把頭一傢伙，後來不知叫他怎樣查出了，到晚上把小陳叫到事務所，王把頭腦袋上纏着綳帶，橫眉豎目的瞪着小陳，小陳就在那天叫他們偷一頓鎗把，打完了就扒光了衣裳吊在事務所後邊，凍了一個多鐘頭。

小陳一看又吊人了，火頭就冒起多高，他和小鐵錘倆，怕手滑腳的跑上去把那人鬆開，磨身就跑。王把頭扯着懷追上來，正好跑到電綽子後邊，小陳一回手把王把頭脖子掐住就按倒了。這時，就看見道口上又跑來一個黑影，影影抄抄的像個女的。他倆把王把頭按在地溝裏，王把頭一邊哼着一邊掙着，可是當不住兩個小伙子力壯。小陳用胳膊猛勁兒的壓着王把頭的嘴，愣怔着瞪着奔他們跑來的黑影，這黑影越來越近。

「小英兒！爹在這兒呢！」剛才被吊的那工友這麼一喊，那黑影就箭似的跑到他們跟前。小陳藉着月亮地細細一望：她長的多麼俊俏呀！

「爹！出啥事啦？這麼晚又跑到這兒幹啥？人家在家等的怪急的！」

這時她爸爸含着眼淚，斷斷續續說出剛才的事兒來。英兒聽了爹受這麼大委屈，搶過去就要罵王把頭，可是她爹死氣百賴的勸着攔着大伙：「趕快鬆開！胳膊撐不過大腿。」小陳看着老頭這麼怕事兒，他就狠了狠心，掙起鎬把，照道把頭就是一頓暴打。後來小陳吓唬着王把頭說：「今晚你想回這個家呢，還是想回老家？」小鐵錘和英兒一齊說：「叫他回老家！」小陳又把鎬把操起來，英兒她爹又慌了神說：「留他一條命吧！」小陳掙着說：「咱留他命，他可不留咱的命！」王把頭見事做事的哀告說：「今後要把今晚的事漏出一點，你們再把我打發老家去，我也不悔。可是咱拉家帶口的也不能得罪人呵！」大夥聽到這兒，也就把他放了。臨走時小陳恨恨的指着他鼻子尖說：「我聽着一點動靜，先把你幹了，反正我連裹帶外就我一條命！」

就在這晚上，小陳和英兒倆倆認識了。他和小鐵錘就在英兒家呆了一宵。英兒忙着熱水，一邊跟大夥核計着往後怎辦。從這一開頭，小陳有事沒事的總到英兒家坐坐，日子長了他倆混的挺熟，也就好起來了。

後來解放不到半年，小陳掙的錢又多了，也不要錢了，英兒就要和他訂婚。小陳打這時起天天笑容滿面的去上識字班學習，上了年歲的工友看着都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就看小陳這滿臉紅光吧！」

後來英兒她爹覺着這事不安，也沒有「三媒六證」，這在老親老友的眼睛底下怎混呀！想到這兒，自己越發憋氣。

有一天，小陳和英兒正在屋說話兒，她爹回來了，氣呼呼的見着小陳，連理都沒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抽起煙來。過了一會兒，英兒出去了，她爹再也悶不住了，就對小陳說：『這年頭雖說倆人對心思就行，可也得順得去老理兒。你看誰家打發姑娘不順老理兒！誰家娶媳婦不得十來兩銀子，十來塊布！我也不是看不上你，咱這事準得有三媒六證，走走老理兒！』

小陳叫這老頭子說的火辣椒的，打這兒就總也不再理英兒家去了。

這住宅區有個婦道，最愛咧咧，大夥就管她叫王二扯。她不知啥時聽到小陳這碼事兒，親自到兩頭一說合，就說定了十二兩銀子、六塊布。打這兒，好事兒的年青小伙子們，見着小陳就叫『十二兩』，小陳起初還覺着挺美似的，後來工會傳達婚姻法之後，各分會也做了宣傳，正巧小陳這二分會，就拿他當買賣婚姻的例子講過來講過去，小陳羞的沒辦法。打那起人們再叫『十二兩』，他就氣的滿臉通紅，再不就發脾氣。

分會宣傳委員老苑頭聽到這個事兒，吃過晚飯湊合幾個人開個小討論會，在會上老苑頭剛說過小陳的事兒，有個老工友直衝衝的問：『你那童養媳姑咋辦了？』老苑挺仗義的說：『咱沒問題，早就拉倒了！』大夥一邊稱讚着說：『這才叫帶頭呢！』後來經幾個和英兒爹熟識的老工友一說合，他也不要銀子不要布的了。

這親事一妥，大夥見着英兒她爹就問：『沒有銀子沒有布，這在老親老友眼底下怎順得過呀？』英兒她爹知道是故意逗他，他就慢吞吞的說：『老親老友的思想都開了！』